

天津新議續議

長江設關

洋藥上稅

小國相約

瑞之

中西紀事卷拾陸至拾玖

卷之三

中興詩

中興詩

中興詩

中興詩

中西紀事卷之十六

江上蹇窩

天津新議續議

咸豐八年大沽之役桂相等至津英人擅定通商新議五十六條奉

上諭稅則之款必須至滬商定續因滬議定後該夷換約不遵照會其事遂寢
然予九年在浙見西人已將五十六條某入通書中因撮其大畧記之迨十年
京師換約英法要請將戊午原約及現定續約頒示各省督撫大吏按照辦理
遂並滬中所定稅則刊刻通行閱其條款悉由夷人任意增減王大臣等畫押
受成而已今次之如左

一約內有住居京師一款言英國官員及所帶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
隨時往來悉由該國自便等因查此款自乾隆五十八年該國主貢表文內請
援俄羅斯之例遣人寄住京師照管該國貿易之事奉

純廟諭旨告以天朝無此體制俄羅斯從前在京城設館因未設立恰克圖以前暫行給屋居住嗣因恰克圖既設即在彼處交易買賣不准居住京城已數十年該國現有澳門洋行發賣貨物又思在京城另立一行天朝璽界嚴明不得越境攬雜所請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等因泊貢使回國特將

敕諭二道頒付粵東畧臣備入檔案迨道光庚子辛丑間連犯浙粵據其月報謂中國待彼不肯照大西洋俄羅斯一樣自琦相奏給香港不復垂涎濠鏡而寄住京師白門議中未之及也今大沽之役首以此事請約內雖無京師設行貿易之語而其屢請受塵若非有意通商卽是覬覦國事況

天朝舊制通商在粵亦不許在城內設立棧房及擅入省城故粵人有二十九年重定之約首禁洋商入城致有七年十二月之事令查約內第一款內載前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江寧所定和約仍留照廣東所定善後舊約並通商章程現在更張旣經并入新約所有舊約作為廢約等語蓋因入城一款終慮

粵人持其前約而爭之也寄住禁城則各省之入城誰敢侮之可以知其用意
之深遠矣查天津滄中之議以換約不遵而罷故准駁亦无明文今閱其續約
第二款內云前戊午年大清欽差將英國駐華大臣嗣在何處居住一
節在滄會商所定之議茲特申明作為罷論仍照原約第三款遵行等語卽此
款是也然則寄住京師當日在滄並未准行後來挾兵要請始照原約許之

一議沿海之區欲于舊約五口通商外增設牛庄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處又
欲於長江一帶自湖壯漢口鎮沿流至鎮江入海之路俟粵匪盪平後許其選
擇不踰三日為洋艘出運貨物來往之區按長江自吳沂蜀經厯江蘇安徽江
西湖廣等省皆漕運來往之通衢外洋船隻自二三百頓以下者均可在江行
駛該夷沿途停泊登岸偶有奸端便以火輪數艘橫截江面則運道為之梗塞
又或與糧船水手鬥毆滋事或船隻被其轟沈或重運遭其擄掠是國家正供
之入適足為齋糧藉寇之資現雖試行海運而上游四省之漕豈能越江而飛
渡哉越之強也位子胥懼其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魏之入荊州也吳張昭謂
長江之險與我共之自此議成而東南之患中于腹心矣漢口九江兩處先行十年換約便請暫在

開商是其垂
延已久也

一議江甯舊約所載各貨稅則之多寡以價值為率每價百兩征稅銀五兩近則各貨種式多有價漸減而稅較重者請重修改定並議以此後十一年修改等語該洋商志在牟利析及錐刀亦无足怪惟進口之貨自海口納稅後准由中國商人偏連內地所過關口應聽中國按價估稅與該夷無涉而自五口既開外洋商人有攜帶洋貨私入內地銷售者又有在內地買貨運至海口下載者經由各關口中國祇知照貨納稅不問中外商賈于是該夷有議免抽征之請謂不論關口之多少凡子口之稅以一次總納為準固定照海口稅例減半于首至之關口每百兩納稅銀二兩五錢給票為憑嗣後經由各口驗票放行不令重納又議外國商船應納鈔課一百五十頓以上者頓與蔓同外洋以一千六百八十斤為一蔓每頓納鈔銀四錢自一百五十頓至以下者每頓納鈔銀一錢亦給票為憑不復再納凡此紛紛之議無非該夷自占便宜兼為華商作傀儡蓋夷人貨物

之交受例不得越海口一步一自通商暢行出入自便此後夷人入內地即藉華商為導虎之張華商至內地又藉夷人為腐鼠之嚇試問中國自征其商而偷漏影射之弊端在在不免何况夷勢日橫奸商莠民推其波而助之濶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自長江通商天下一家更從何處分別華夷當十年換赴安徽之屯溪江西之河口義寧州等處采辦茶葉入半華商運之也

一約內言英國民人有犯事者由英領事查辦中國人有欺虐英民者由中國地方官查辦若有兩國交涉事件彼此會同審辦等語查錢債鬪毆之事中國定制由州縣審辦若欺虐外國之人經地方官查知其曲在我自可先行查辦倘衅端自彼起即已入華夷交涉事件彼時照會該領事會同審辦均無不可乃約內載明正領事與中國道員平行副領事與中國知府平行因之一遇交涉事件反越州縣而訴于道府遂藉道府以脅制州縣况各領事現住海口有事輒排闥入監司衙門咆哮凌虐並方面官亦視之蔑如也憶臺灣二十二年

紅夷供詞言其小埠頭設立文官如中土知縣者曰未士洛云今見香港上海各處洋行招帖皆冠以未士二字意即外國除授之官銜在中國則與牙戶無別乃得與

天朝之州縣平行其穢甚矣

一議中國民人有犯罪逃至英船及外洋寄居之房屋內一經中國官員照會到該領事卽行交出不得徇庇隱匿等語此已載入江寧條約中而自五口通商後屢以照會移取起解甚至有毆殺中國民人抗不交出凶犯者蓋英夷收拾人心專以受降為得計予見西人月報言各國罪人有逃入英境者英皆容匿之而其本國緝捕罪人不得以兵船輕造英境是其與外洋各國來往之定例故中國雖有照會緝拏追繳一體辦理立法非不善而予聞上海交易成後應付華商銀兩洋商給以銀票票期率在對月多則五十日之限及屆期憑票

取銀竟有不肖洋商私自逃回遽將貨行閉歇者華商訴于領事領事寘之不理此見于西人自譯之月報中且云洋行欠帳私逃不獨華商受其累即各洋皆以為不便等語蓋彌人之詞也然華商悟其說詐屢欲變易其對月取銀之例卒不能行故咸豐初年滬口生意漸不如前至有茶商仍欲改道赴粵東者然則通商善後之約該夷陽奉陰違徒以此玩中國官民于股掌之上而已一傳習天主教一條江寧約中已有之然尚無華人弛禁之明文不過言彼國教士之至中國者請免查辦而已自道光二十五年法人在粵陳請在各港口設立天主教堂並華民之入其教者概免查禁部議允行自後各省華民公行無忌今查英國條約內載明耶蘇聖教天主教二項蓋英人自路德改立耶蘇教于是禁行天主教見泰西
碑聞而不悟耶蘇之卽天主也法郎西所奉則仍是舊行之天主教一曰加克特立教時英人借助法兵故約內竝及之若法國之約則但云天主教而已惟西人務其教法驅除異己各小國有不從者脅之以兵

如五印度及回疆之役屬於英者今悉改行耶穌教甚至如東洋之日本暹羅向與西洋人天主教爲仇者近年英人日强皆藉通商之約傳教于其國而日本暹羅亦畏其强不敢詰今又欲以此強中國豈非欲用夷而變夏哉

一約內議用漢字英字一條查英夷兩次入貢表文皆由中國繙譯進呈據乾隆六十年粵督朱文正公奏稱有夷字正副表二件伊國自書漢字副表一件臣等共同開驗其漢字副表雖照中國書而文理舛錯難以句讀隨令通曉夷書之通事將夷字副表與漢字表核對另行譯出等語是該國雖有自書之漢字詰屈難以仍由中國人通習夷語者另行譯出竝不責以漢文正本配送迨嘉慶中廣州知府楊健詳定英夷商票許用漢字自後該夷人居中土多以中國言語繙譯彼國古書故馬利遜有華英字典之輯悉依康熙字典註釋是時統廟勅諭二道由該國副使斯當東繙譯迨嘉慶二十一年之敕諭則馬利遜繙譯蓋馬亦時爲副使詳攷英夷貢使皆以武臣爲正文臣副

之皆見西人紀載中同文之治漸染外邦故英彌二國皆建書院俾夷人習漢字者居之今約內欲請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以便他日文書往來不用配送漢字是又欲以外邦之言語文字強中國傳習抑已汰矣自十年撫事定後程內稱臣等前定章程內有請飭廣東上海挑選專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語言之人來京差委挑選八旗子弟學習除俄羅斯章程由該館遵旨酌議外其英法美教習及學習之人薪水獎勵應仿照俄羅斯館議定之例辦理又查俄羅斯館甚狹難以兼容現查鐵錢局改作衙署尚有爐房稍加修葺堪作館舍免致在外滋事等因是王大臣等已議及之矣

一議中國照會公文不用夷字予見西人月報言夷者鄙夷之稱外國人多忌用之不覺失笑夷為東方之國名又為四裔之總稱說文夷從大從弓大人持弓也此于六書爲會意氏羌蠻貊皆以獸名獨夷從人從大以魏為大名之例推之不可謂非美號也說文言東夷有君子不死之國說文廣采異聞其言不死之國疑卽指昆蟲國也王事孔子言仁者壽子欲居九夷有以也夫然則夷字之稱正以其國有君子多壽考而錫以嘉名近日西人頗不乏彬彬爾雅之士胡弗之考也一滬中所

定稅則名曰通商善後條約英十款法彌同大都本天津新議所定貿易各款
推廣言之其餘則臚列出口進口之貨酌定稅額銀數而已惟其第五款內稱
向來洋藥銅錢米穀豆石硝礦白鉛等物例皆不准通商現定稍寬其禁聽商
遵行納稅貿易洋藥一項現准進口議定每百觔納稅銀三十兩惟該國止准
在口銷售一經離口即屬中國貨物祇準華商運入內地外洋商人不得護送
卽天津條約第九條所載英民持照前往內地通商並二十八條所議內地關
稅之例皆與洋藥無涉其如何征稅聽憑中國辦理嗣後遇修改稅則仍不得
按照別貨定稅等語查舊制洋商進口之貨祇准在海口銷售一經離口即係
中國貨物其出口之貨亦由華商運至海口與之交易不准洋商擅入內地自
行采辦此自來各貨進口出口之通例令天津新議第九條准聽英國人持照
前往內地各處通商毋得攔阻又二十八條准聽英商貿易出入內地照海口
稅減半祇究內地一口之稅以後驗票放行不令重納是二百餘年之舊例一

且掃而空之故桂相等在滬語以洋藥一款新定稅則本不與他稅等且貨輕
價重易啟偷漏影射之端應請另款辦理于是該吏始有稅則第五款之議然
自長江通商洋商占立馬頭深入內地豈能保其不夾帶鴉片又豈能保其不
勾串華商相與影射必至陽奉陰違毫無顧忌他如銅錢米穀等項不准運往
外國仍准其在內地各口往來貿易凡此所議不過掩耳盜鈴之計而已十年換約之後照此辦理而英人已在總理衙門呈明內地商規過重具詳洋藥卷中是華商英商串通一氣之證

天津新議據其約內所記在咸豐八年之五月其稅則之定自滬中者則十月
也此等條約直至十年換約之後始奉

頒行是時英法挾兵要請續增英款九條法款十條惟彌國之約仍係八年所
定粒无續款然已預為異日張本矣俄人之約則又意在申定邊界載入續約
中今更敘而論之如左

一英人續約首在索賂據其八年所定專條議償商虧二百萬軍費二百萬由

粵省設措清款後交出粵城等語令續約又索增軍費四百萬合前所許共八百萬議于十年十月在津先交五十萬又于粵中交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其餘在各關所收稅內扣繳二成以三個月為一結仍以二百萬賠補粵中商虧其六百萬悉抵兵費一也八年天津新議第三條所載在京居住一節未奉允行令請仍照原約或在京長住抑或隨時往來總以自奉該國君主之諭旨為定二也八年所議各口通商天津不在其列令續約內請以天津郡城海口作為通商之埠均照各口章程一律辦理三也粵東有九龍司地方前經兩廣總督勞崇光給與該夷作為在粵總局由該國在粵之領事巴夏里立批租住在案令續約第六款請將地界歸英管轄撤銷前次租批此與琦相在粵奏給香港一島同為割地誅其心一為牟利起見一因巴夏里被執不甘作為中國酬罰之款四也換約之後僅許退出京城及舟山屯兵共天津竝大沽礮臺暨登州北海廣東省城等處應俟八百萬清款後始行退還即使早退亦必俟

彼國君主諭旨施行較之八年原約退出廣東省城者又增數處五也其餘重複及貿易瑣屑者不錄夫氏犬羌羊獸而人者也狼子野心人而獸者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東方朔之諫獵曰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今以輦轂之下夷狐猛獸並域而居一旦有觸藩之變銜櫬之虞則是遇軼材之獸而京師豈復有可存之地哉非族之逼將有侵陵卧榻之旁防其睥睨何況兔窟潛營鳩居不返此誠不可一朝居者也天津之約主自李國太續增之約則已夏里所定以彼在粵充當領事粵中之禍夫巴氏實始終之迨八年新安之役粵人懸重賞購其首逃回本國遂謀充額羅金參贊怡王入通議撫則彼單騎赴宴僵卧邸中坦然無備迨其受擒則惡貫已盈依然脫網而出此與李國太之在天津被擒復釋果何恃而不恐此則天下後世所不解者也商虧之款蓋六七年間粵人焚其城外洋行索賠房屋貨物者無論商民平等大免之逐蠻觸之爭不足為異卽

以報復言之該夷連燒我兩次礮臺亦足取盈矣若夫洿我宮壞我室是殆天之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後降之罰不自愧悔又肆貪慘在彼瘞犬吠非其主曾不足怪而在京內外之王大臣等不聞興借一之師稍挫其方張之燄彼則如虎我則如鼠城下之盟宜一任其予取予求之不竭矣至於北塘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今六次償款遠及二年或因關口稽查致饒唇舌或因稅課虧短稍涉稽遲則隨地隨時皆可藉端起衅彼時以子之矛陷子之盾豈非藉寇兵而齎盜糧哉雖然賂銀割地彼之所求者利而已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春秋重夷夏之防通鑑嚴正閏之辨故楚雖王也而魯史貶之為子魏固帝也而武侯斥之爲賊至於東晉以後五胡亂華冠履易位而北謂南為島夷南謂北為索虜未嘗以敵體相況也後晉之尊契丹以石敬瑭為其所立而其子猶不受惟南宋之後金元始大數傳而卒不振我

太祖龍興闢外值明之季世天與人歸蒙古首上尊號然尚不欲抗衡中國屢

次議和皆出自太宗之意茲請來往文移低明一格仍用前頒龍虎將軍之印
是知天道虧盈而益謙我

朝之所以卒受天命者此也今日數萬里外不賓之荒服一旦馮陵中夏竟使
燭火爭明十日竝出此豈但陰之疑陽繁之奪朱而已哉予見壬寅江寧之約
英國尚低一格閱二十年遂成敵體其由來者漸矣其約內稱君主者乃外洋
女主之書法也非貶詞也

一法國之約八年所定四十二條外又立專條言西林縣知縣張鳴鳳殺該國
傳教人馬神父請將該縣革職永不叙用載入約內其餘所定各口通商來往
儀注及一切稅課事宜俱與英前所定五十六條大畧相同惟軍費賠款議定
二百萬較英夷減半今以稱兵得志亦請續增十條附入天津新議後第四條
改前定二百萬亦增至八百萬除在海關已收數外議定本年十月先在津郡
交銀五十萬餘在所收稅內分五次扣除其八百萬內撥出一百萬作為法商